

芹山集卷之二十八

公移

欽差整飭青州等處兵備山東按察司僉事陳為欽奉

勅諭事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欽奉

勅山東按察司僉事陳儒山東青州府所轄地方廣闊礦徒出沒無常先因流賊添設兵備官後事寧裁革止令海道帶管但兵備事重難以遙制茲特命爾前去專一整飭青州等處兵備在於府城或顏神鎮劄照依兵部題奏事理管理本府所屬州縣并萊蕪新泰長山淄川各縣地方并境內衛所操練官軍舍餘義勇壯快教

習武藝督捕盜賊保障地方該用馬匹器械賞勞等項聽爾設法處治所屬軍衛有司軍民詞訟亦聽爾兼理爾須申嚴號令禁止下人毋得因而邀功生事害及良善凡一應事宜務須區畫詳明措置精密小則從便施行大則奏請定奪該管有司衛所官員如有貪殘不職玩寇殃民應提問者徑自提問應參奏者具奏處治爾爲憲臣尤須持廉秉公殫心竭力務期盜息民安以副委任至意毋或因循驕怠自貽罪愆爾其欽哉故勅欽此欽遵本道按臨之初已經案行本府轉行所屬一體欽遵外誠恐各該軍衛有司安於故常玩愒歲月

恬不加意不無有誤地方重事合再申諭爲此牌仰各該衙門着落當該官吏照牌事理各宜祇奉

上言勉脩職業城池坍塌者及時修理官軍舍餘義勇壯快武藝未習者如法操練其馬匹器械倒損不堪者及時買補置備務要一一完固精強養鋒蓄銳先事預防務期盜息民安以仰副

朝廷軫念地方至意亦毋得因而邀功生事致啓弊端如或因循怠惰不聽約束致誤事機者定行遵照

欽諭內事理參奏提問施行決不輕恕其各體之一爲禁諭發礦事照得本道欽奉

勅諭青州地方廣闊礦徒出沒無常今特命爾前去駐劄
青州或顏神鎮專一整飭兵備督捕盜賊保障地方欽
此欽遵除修理城池操練兵馬已經通行所屬州縣
衛所次第舉行外及伏覲

大明律一款強占金銀銅場鐵冶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又
問刑條例內一盜掘銀礦銅錫水銀等項礦砂但係
山洞捉獲曾經持仗拒捕者不論人之多寡礦之輕
重及聚衆至三十人以上分礦至三十斤以上者俱
不分初犯再犯問發邊衛充軍若不及數又不拒捕
初犯枷號三箇月發落再犯亦發邊衛充軍等因爲

照

國家律例森嚴頒示有衆蓋使民曉然知趨避之路而
不敢犯耳訪得往年近礦居民窺見礦沙所在輒敢
潛行掘發希圖微利及至當夥分贓不勻遂至互相
讎殺釀成大患以致官軍擒捕率就死地夫礦徒亦
良民耳乃遂輕生就死夫豈其本心哉蓋由小民饑
寒切身無知犯法情亦可原况今地方連歲豐收度
日亦易若不先行省諭一旦遽繩以法是謂不教而
殺矣除已往不究外爲此合行出給告示曉諭爾遠
近居民自今以始仰各解散改過自新務農生理保

全身家其有平昔稱係礦徒未有顯惡者許卽赴該管州縣及本道出首俱免罪仍明立文案以後雖有被人讎告者亦不准用開爾等向化之路如再仍前稔惡不悛三五成群希圖發礦者或體訪得出或被入告發定行拏問枷號滿日仍遵照律例從重問擬發遣邊衛充軍性命亦不保矣此係禁暴安民事理其各聽之毋貽後悔

一爲地方事照得本道欽奉

勅諭駐劄青州或顏神鎮專一整飭兵備督捕盜賊保障地方欽此欽遵除修理城池操練兵馬已經通行所屬

州縣衛所次第舉行外伏覩

大明律一款凡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罪欽此及照律內強盜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竊盜刺字充徒又問刑條例鹽徒拒敵殺人者梟首私鹽至二千斤以上者發附近衛所充軍其貧難軍民將私鹽肩挑背負易米度日者不必禁治等因爲照本處地方近山濱海盜賊鹽徒出沒無常中間固有窮兇極惡情犯深重此在

正法必誅而不赦者然亦有小民無知被其迫脅不得已而上盜及興販私鹽者蓋緣饑寒切身加以所在官

司撫處失宜以致輕生冒死夫豈其本心樂於爲盜
并犯鹽徒之重禁哉近該本道參詳招由或盜斗米
尺帛而卽刺字發配亦或有脅從同行而問斬罪梟
首論法均屬有罪推情亦有可原若一槩遽繩以法
是爲不教而殺矣况今連歲豐收度日亦易今特昭
示律例諭示愚民自今以始除果係殺人放火強盜
及鹽徒聚衆拒敵事有顯蹟已發者不宥外其餘強
竊盜賊并鹽徒事未發覺者限一月以裏許各赴所
在官司及本道出首俱依律免罪仍明立文案後雖
有被人挾讎攀告者亦不准悉聽其改過自新各安
生理以爲良民如再仍前稔惡不悛不聽省諭者緝
訪得出或事發就擒定行依律重究明正典刑其毋
悔

一爲慎重刑獄事照得本道節據所屬府衛州縣等衙
門呈送問過招由并各項議處地方事宜到道參看
得中間人命不行覆檢及至覆檢而前後死傷不同
如壽光去任羅知縣之爲者其強竊盜雖事發情真
而贓仗不明輒就具招議擬死罪充徒申詳如淄川
知縣王琮之爲者至於招由議頭止憑吏書取辦其
於律例曾未檢閱反覆參詳甚或酷吏任情淫刑以

送鍛鍊成獄中間無辜就死者亦或有之殊非

朝廷慎重刑獄保安地方之意擬合通行省諭為此仰

抄案回州府著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并行

佐貳巡捕等官今後凡勘問人命必須正官親詣初

覆檢驗并定執致死根因相同方許成獄不得轉委

佐貳首領并陰醫等官徇情受賄及聽信件作喝報

以致輕重生死頓殊重負冤枉如違定行參駁提問

其捉獲強竊盜賊必須追究真情并拘失主到官對

認賊仗明白方許取供亦不得聽信番子手快千人

等誣執及拘泥遠年歇案未經到官對問及未追有

贓仗遠爾具招申詳再照事有典刑辭尚體要以後

凡一應具招只將緊關情節合律合例者備入招內

務與後面議頭相合不許將遠年及不干已事牽引

浮辭一併混入係事官者親自改稿呈詳係佐貳

及巡捕官亦必送掌印官覆勘明白重加改定允合

律何方許呈詳違者俱參駁不准以上數端俱係刑

獄重情其各慎之慎之

一為欽奉

勅諭事伏讀

聖諭青州府所轄地方廣闊礦徒出沒無常茲特命爾前

去專一整飭青州等處兵備操練官軍舍餘義勇壯快
教習武藝督捕盜賊保障地方該管有司衛所官員如
有貪殘不職玩寇殃民應提問者徑自提問應參奏者
具奏處治務期盜息民安以副委任至意欽此欽遵近
該本道按臨地方看得各該衛所官軍舍餘并有司
義勇民快等項率多驍勇可用但弓馬未閑器械未
備馬匹未壯中間亦或有老弱不堪之流冒名充數
蓋緣各該軍衛有司視為末務漫不經理以致武備
廢弛人心玩愒緩急調度何以克敵為照同知彭燦
等詳稱本道按臨督率專帶操備俱才力有為堪以委

用為此合行牌仰各官即日會同前赴教場遵照

勅諭內事理將本府所屬州縣并新泰萊蕪長山淄川及
境內衛所官軍舍餘義勇民壯快手等項原係團操
并守城者逐一簡選擇練其老弱不堪者即便革退
另行僉克馬匹倒損者責令買補弓箭鎗刀砲銃未
備者嚴限置備先將選過堪中若干不堪若干開具
花名文冊送道查考仍照舊規操三歇五着實舉行
聽候本道不日親行閱視以憑賞罰此係修明武備
保障地方事理各宜悉心幹理用副委託毋得虛應
故事致誤事機責有所歸

一為地方事照得本道欽奉

勅諭駐劄青州督捕盜賊保障地方欽此欽遵除修理城池操練兵馬已經通行所屬次第舉行外照得本府設有

宗藩并軍衛有司倉庫獄囚關繫尤重節經考選該衛指揮千百戶并委府縣佐貳首領等官巡捕立法未為不嚴但各官安於故習縱欲偷安回風徒事平虛文擊柝不聞於暮夜及訪得有等光棍之徒三五成群在街賭博酗酒宿娼橫行無忌一被巡邏輒敢妄稱官豪勢要等項名色不就約束不知此輩社鼠城

狐稔惡已乂及至計窮勢蹙輒就同謀上盜此其為惡之階漸不可長其在今日所當早圖而豫禁者也除已往不究外仰各該巡捕等官目今示出之後即將本城并各鋪舍器械什物等項逐一整點修理務要完整鋒利如有前項喇虎光棍在街白晝搶奪飲酒賭博等項為非者即時拏送赴道以憑重治至於暮夜鐘聲已靜即禁人行如有仍前在街肆行無忌者不分軍民人等齊執本道火牌就便擒拏肘鎖送道先於本家門首枷號一箇月滿日依律問擬發落其有能擒獲真正強竊盜者仍加重賞亦不許妄拏

青州公移
証執取究此係弭盜安民事理仰各遵守毋得仍前
故犯自取重罪

一為朝

覲事照得知人安民地方之首務而况今歲通當朝
覲考察之年節蒙當道備行咨訪顧惟本道初臨兼以知
識寡昧其於各屬賢否實未周知萬一評品欠真甚
或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其何以厭人心而孚公
議哉為照各該掌印官職專守土其於佐貳首領等
官朝夕相與聞見必真合行博訪以匡不逮為此牌
仰本官即將所屬大小官員逐一悉心嚴加考覈其

芹山集卷之二十九

公移

南京尚寶司為查復

舊規以重

國符事伏讀

大明會典凡每日五府都督一員及帶刀千百戶一員夜
巡

內皇城點間鋪軍各赴尚寶司領金牌并申字十七號

令牌一面其錦衣衛當

駕官指揮千百戶三日輪流上直各赴本司關領金牌凡

官員人等領

符牌等項俱用本衙門印信手本及赴司畫字方許領出
其直宿侍衛等項有違悞者本司叅奏欽此欽遵爲
照

祖宗創業垂統

兩京並峙其令侯伯都督錦衣衛等官侍衛直宿夜巡
寔重本根嚴內外爲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計也凡爲臣子荷

國厚恩各宜推誠宣力夙夜匪解捍衛

國家庶少盡報稱之萬一爾職猥以駑駘叨承

上命俾司

符寶粵自六月視事以來每循舊規趨

朝以待而前府等官保定侯梁 等止令一小吏前來

關領

符牌心竊駭異謂是非所以尊

王命而重

國典也已將本吏面諭及進兵馬指揮王愚等同加省
諭迄今益肆驕蹇通不赴司畫字關領

符牌夫

天子出片紙于天下而莫之敢違者重

君命也昔孔子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過位色勃如也足
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宋儒朱熹解之曰君雖不在
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而况

銅符

令牌

金牌俱係

祖宗御寶鑄以龍文垂以訓辭謂必待比對字號相同方
許點視則

聖祖之深謀遠慮可輕付諸一吏之手而主持哉所擬諸
司法當參奏但恐前項事例載在

令甲久木申明夫人或有一時而誤犯者擬合通行爲之
合用手本前去

南京中左右前後都督府經歷司并錦衣衛經歷司
呈堂自今各宜查照

舊規凡關領

符牌并守衛直宿夜巡等項事宜一遵
會典而行用崇

王制用重

留都如再仍前故違先將該吏送問其餘仍行別議則
庶乎人心肅而

國體亦嚴矣

南京尚寶司爲申重

令牌事伏讀

大明會典凡五城兵馬指揮司夜巡每日一城輪官二員
赴本司關領

令牌東城領木字一號二號二面西城領金字一號二
號二面中城領土字一號二號二面南城領火字一
號二號二面北城領水字一號二號二面又凡官員
人等領

符牌等項俱用本衙門印信手本及赴本司畫字方許領
出其直宿侍衛等項有違誤者本司參奏欽此欽遵
爲照

祖宗創業垂統

兩京並峙其令兵馬司指揮等官赴司關領

令牌各於

京城地方夜巡蓋重本根嚴內外

令牌所至凜然無敢犯者此其

聖謨淵慮臣下所宜祇承夙夜匪解而未敢以自暇自逸
者也當職視事以來每循舊規趨

朝以待其兵馬指揮等官率多參差怠慢不行依期赴

司書字親領

令牌已將副指揮王愚親行戒諭仍復廢格夫
令牌爲

朝廷信寶必須持此方敢於

王畿行事而乃因仍曠職怠忽

王章若此甚非所以重

國威而嚴職守也所據各官法當參奏但恐前項事例
載在

令甲久未申明夫人或有無知而誤犯者擬合通行省
諭爲此案仰中東西南北五城兵馬司著落當該官

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各宜查照

舊規凡關領

令牌并夜巡等項事宜一遵

會典而行恪守職業用慎官常如再仍前故違先將該吏
送問職官另行別議不恕具不違依准呈來

一重慶賀 署南京禮部時行

南京禮部爲慶

賀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兩淮都轉運鹽使司
差知事曾子厚太平等府差照磨許汝言等蘇州府
差長洲縣縣丞賴喬嶽各齎捧

表箋到部送司卷查弘治九年事例恭遇

長至今節例該南京太僕寺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并直隸

太平等府各差五品以上官員齋捧

表箋限七月初旬類進已經通行去後又正德十一年事

例照得南京太僕寺并兩淮運司直隸太平等府州

每年

長至

正日表箋舊例各差委正佐官員齋捧定立限期赴部類

進係是定規查得往年各該衙門不差應進官員齋捧

却乃濫委雜流并教職等項皆由各該掌印官不敬

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各宜查照

舊規凡開領

令牌并夜巡等項事宜一遵

會典而行恪守職業用慎官常如再仍前故違先將該吏

送問職官另行別議不恕具不違依准呈來

一重慶賀 署南京禮部時行

南京禮部為慶

賀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兩淮都轉運鹽使司

差知事曾子厚太平等府差照磨許汝言等蘇州府

差長洲縣縣丞賴喬嶽各齋捧

表箋到部送司卷查弘治九年事例恭遇

長至今節例該南京太僕寺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并直隸

太平等府各差五品以上官員齋捧

表箋限七月初旬類進已經通行去後又正德十一年事

例照得南京太僕寺并兩淮運司直隸太平等府州

每年

長至

正日表箋舊例各差委正佐官員齋捧定立限期赴部類

進係是定規查得往年各該衙門不差應進官員齋捧

却乃濫委雜流并敎職等項皆由各該掌印官不敬

所致及訪得所委官員或在所屬地方指以齋捧爲

名科取官銀入已多不依限赴部合再通行各該衙

門知會其齋捧務要佐貳官如無佐貳方委首領不

得濫委雜職等因在卷及於嘉靖三十一年二月內

亦又通行去後今據前因爲照

天子至尊無上凡天下恭遇

萬壽聖節并

長至

正旦奉

表入

實者正以申臣子忠愛之情致萬方一統之義蓋非尋常
事務可得而髣髴其萬一者也故今歲

萬壽表文南京禮部尚書王 齋捧入

賀其重可知近來各司府掌印佐貳等官每遇進

慶之期憚於一行輒皆委之首領又其下則或委之屬縣
下僚今審得兩淮運司所委知事曾子厚係是知印
行頭其卑猥輕褻抑又甚矣及審據鎮江府經歷虞
克岳執稱本府止是同知一員劉希召前去參謁上
司是止知有當道而不復知有

朝廷矣參照各該司府掌印運司知府等官叨受

國恩罔違

王制寵榮坐受殊無事君盡禮之誠假寒自恣實犯

天顏咫尺之戒事屬有違法當參究但因循日久向未申
明以故前後相沿視為故事除將運司及太平等府
查明至日另議及將該吏提問外合再申明通行遵
守等因案呈到部看係慶

賀事理合行劄仰該府自今除

萬壽聖節各衙門自行齋捧赴京外凡遇

正日

長至今節務各查照舊規差委本府佐貳官該州或正官

齋捧赴部類

進如果一時缺官方准差委經歷等官暫為代

進不得仍前一槩濫委首領雜流等官有乖禮制及容
今所屬科索先將差來齋捧官叅送法司問罪其掌
印官仍行指名叅究庶

王制明而事體重矣

芥山集卷之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門人胡正蒙編輯

南京國子監助教鄭銓校正

南監條約

南京國子監為欽奉

聖訓事仰惟我

太祖建立南雍以養天下之賢才暨我

成祖頒降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諸書于學校蓋惟崇尚理
學俾天下知所誦讀體諸身心達之天下故曰六經
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大

哉

王言乎其固以人文化成天下者乎近來士子率由舊章者固多有之間有新進聰明之士輒乃厭常喜新苦經傳之浩繁樂白文之簡便乃遂相率棄程朱等傳而不讀甚非

國家建學明經至意當職猥以譎薄濫竽監事極知召乘之憂亦何可妄言但聞諸前輩典刑率由此道而德業文章至今迥不可及茲與諸生叨有一日之雅亦何敢不以相告乃遂不揣及此倘不以老生常談目之仰各置五經四書集註各一部其新進監者務

與監規相兼背誦或一部或半部完日方准收糧撥歷違者雖日月既及亦不准其原在監者不分舉人監生亦宜朝夕誦讀每五日赴監之期聽候不時掣籤考問果能成誦本經或旁及他經自當禮待或越次超撥如古人升舍之法以示崇尚

王制之意雖速戾于諸生亦所不辭也其各體而行之計開

一伏讀

監規諸生三日一次背書每次須讀

大誥一百字本經一百字四書一百字不但熟記文詞務

要通曉義理若背誦講解全不通者痛決欽此欽遵
本監非敢於本分之外別有所爲也亦惟祇承

祖訓爾諸生自今以始其各體而行之毋自速戾若有志
向上旁及他經及兼通子史者不在此限

一諸生之在

國學朝夕誦讀乃其本業此後不許賣緣請記希圖給
假告出及越次撥歷違者俱不准甚者仍遵照

監規懲戒不恕

一舉人到監一月卽行免班令其五日一揖明是優禮
今其專一讀書作文以圖遠大事業近來寢失此意

或至曠時廢學又諸歲貢例貢中間亦多豪傑向上
之士今一槩免其作文等項豈惟有辜

祖宗德意抑恐蹉跎歲月而惜陰者亦正自有不安也昨
已面訓爾諸生矣今特申告凡爾舉人監生并禮生
侍直等項有志向上者自今以始各立文會每五日
聽本監出題作課二篇以驗進脩如以科目自負及
近考質有可進輒復怠惰不行立會作文呈看者卽
係弗率之士定行大書曉諭撥三箇月此非多事
故苦人所難也哉在

國初監規本監寔是不敢負以誤爾諸生也其各聽之

南京國子監爲申明監規事照得生員坐監原爲讀書作養人材需用非專爲差也近來驕惰之流無復向上之志一入監後卽當緣請託求差無已訪求其故止爲免其背書作課故徃徃爭趨以爲得計嗟乎國家所以建學造士及父兄所以教其子弟者豈端使然哉今欲盡革諸差但禮儀亦有不可廢者今從宜酌處每差止設二班亦自足用其撥差之法則以入監爲次序不論差之難易勞逸各差止應一月至次月卽照精微薄挨次更換周而復始以均勞逸以便讀書其自今以後一經差定者俱不許畏避告免如違則以監規痛懲如此庶禮儀不廢而諸生學業亦不至有誤矣

計開

- 一 總禮生原係四班今定爲二班
- 一 東侍南侍西侍堂儀肅儀原係三班今亦定爲二班
- 以上二班者閒日一赴監直日其應直日者查果與監規背書作課之日相值姑免其背書作文其餘日期俱不免與坐班者一同誦習會考不許規避
- 一 堂長友長號長用人數多夫旣以長名正宜讀書以爲諸士之先今益怠惰不學且需求常例尤爲可厭

今當慎擇其有學行監生為之亦責之每日坐班與諸生一體背書作文或兩月或一季一更易如果行止端謹為諸生所信服者則雖不易亦可也中間果係老耄不堪者姑免其背書仍一體作文呈驗

一 灑晾并光祿寺刷卷者每五日赴監之期各帶課二篇并熟讀書二張聽候背送考驗如違即取回肄業另撥人補

廟引并 廟中通替亦宜照前一體考較但恐朔望釋菜及諸士大夫謁廟不時行禮俱用蚤候似與別差不同今姑免其背書五日作課二篇呈送以驗進脩其有志讀書者聽一各在差者遇半月撥歷之期果係撥出數多內有十分緊要者方許撥補不然但有人足用仍候一月挨次序撥

一 凡各差禮生總禮侍直等項必須禮儀習熟事體頗知方稱任使今後繩愆廳督責見月各項應直生員將次月該撥差者預先於

聖廟內演習釋菜等項禮儀於光哲堂演習升監見辭禮儀并撥差等項事宜如有禮儀生踈臨時有失觀瞻

及不知事體者將本生并前月總禮等項生員一體
懲戒不恕

高年竝年壯豪傑者會議而戒訓之凡此三而至五加
至七次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壯者拏赴有司如律治之
有司不受狀者具在律條慎之哉而民從之嗟乎此我
國家以綱常治天下也昔者虞廷使契爲司徒教以人
倫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蓋卽其降衷秉彝之良以爲化成天下之地我
太祖大誥臣民申明五常疊疊焉大哉

王言其固堯舜之治天下而期於變之休者哉慨自胡元
入主中國華風淪沒彝道傾頽甚矣我

聖祖定鼎之初思以撥亂世反之正亦安能已于播告哉

是故始而曰朕本非能不過申明先王之舊章蓋聖不自聖而示以監于先王成憲之意也繼之曰而民從之家和戶寧吉哉蓋歆以率由舊章作德日休之應也終而曰凡此三而至五加至七次不循教者有司如律治之蓋戒之用休董之用威俾民不犯於有司之訓也嗚呼我

聖祖之所以治天下者何其嚴而保天下者何其深且遠哉且天下既定卽建太學以化成天下扁之曰彞倫堂是卽申明五常之意俾多士朝夕瞻視體驗于身心推行于鄉黨邦國有不徒爲言語文字之習者他

日奮庸熙載或以三德或以六德彬彬乎唐虞三代之儔則我

聖祖維持風教之意於是爲至矣若不務此而徒工文詞眩智能以爲希世取寵之資揆之綱常有虧焉豈惟獲戾于

聖謨抑亦有乖于名教嗚呼可不慎哉
孝順事實

曾參養志

曾參字子輿孔子弟子也事親極孝養父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嗜羊棗參

不忍食羊棗嘗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
鍾不洎吾心悲又曰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
又曰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
久爲難久可能也卒爲難又曰身者親之遺體也行
親之遺體敢不敬乎參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
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
吾知免夫小子孟子曰若曾子可謂養志者矣又曰
事親若曾子可也

夫人子之事親非惟豐飲食以養其口體而已貴
乎能委曲承順以悅其心意也若曾參之養豈非
欲以承順父母之心意者哉觀其臨終而啓手足
以著其全歸之難則其平生之孝信非人所能及
豈但於能養與能悅其心意而已哉孟子旣以養
志稱之而又謂之可者蓋言孝道乃人子之所當
盡非以其如是而爲至也嗚呼欲盡事親之道者
當審於斯詩曰

養親惟在悅親心

親悅心安孝足欽

自古幾多爲孝者

當時誰復似曾參

又

三釜娛親志自怡

千鍾不及使心悲

敬身為大全歸日

履薄臨深謹自持

於戲我

成祖孝順事實書有取於曾參之養志其所以教天下以孝者至矣盡矣夫復何言載觀篇中所載蓋不獨以養志為難而尤以保身為重孟軻氏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嗚呼我

成祖之意其固有在於此乎爾諸生誦法孔孟祇承

王言其尚守身以盡事親之道夫然後可以為人可以為

子矣慎之哉

性理大全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

實勝也小人則偽而已矣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這一章書是周子示人務實而不務名之意且夫名

實之相須又矣誠使實德閑于中而人不見是則實

浮于名而謂之實勝實勝何以曰善蓋君子深造之

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况聞然而日章者不亦善乎虛

譽隆于外而實德則病是則名浮于實而謂之名勝

名勝何以曰耻蓋聲問過情君子耻之况的然而日

亡矣不亦耻乎此正名實之辨而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是故君子者誠有見于實勝之善也德必期于日新業必期于富有進修之功孳孳不怠蓋寧使實浮于名而毋寧使名浮于實矣誠有見于名勝之耻也德未至于日新業未至于富有韜晦之心恐恐自持蓋深慮名浮于實而不若實浮于名矣小人反是則飾詐以釣名違道以譽偽焉爾矣而何有于務實之學哉夫君子小人其誠偽不同究其終也所得寧無異乎蓋君子惟其務實也吾知見大心泰心泰而無不足心廣體胖怡然于俯仰無愧之餘蓋作德而心日逸矣何休如之小人惟其務名也吾知得失橫于中利害怵其外行險徼倖戚然于性命決裂之際蓋作偽而心日勞矣何憂如之夫君子小人其歸如此有志之士將爲君子乎將爲小人乎不待辨而可知矣抑孔子之告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孟子答徐子以有本無本之訖言甚切至濂溪之言蓋本諸此君子之志於道也可不知所務哉

通鑑綱目

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爲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

建元元年

這是綱目大書漢武求賢黜邪崇正的事夫天下之道邪正不兩立是故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慎與
粵自嬴秦不道焚書坑儒六經載籍幾于煨燼而申韓蘇張之言盈天下武帝者乃能表章六經舉用賢良方正諸儒而申韓蘇張之言罷焉豈非世道之一大機會哉自今言之申韓者刑名之學也太史公曰申子卑卑施于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法嚴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蘇張者縱橫之術也趙主謀秦元弟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謀其事甚於蘇秦是皆仲尼之徒所不

道者武帝卽位之初首崇六經又得一代醇儒如仲舒者爲之對今觀其三策如曰正心以正朝廷曰養士莫大乎大學曰春秋大一統云者皆超然遠識至於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則尤爲孔孟垂世切要之大訓然則自春秋戰國以來孰有如仲舒其人哉是故天子嘉納以爲江都相且因丞相衛綰之奏遂罷申韓蘇張之學天下曉然知尊孔氏而黜百家者其功豈小小哉是故稱爲七制輝映史冊有以夫惜乎信道不篤晚年神仙土木征伐禱祀之事紛然于天下而張湯杜周桑弘羊孔僅之徒亦復

竝進焉君子于是而嘆有終之難也夫豈道術使然哉仰惟我

國家養賢圖治表章五經四書于天下蓋皇極敷言天下萬世所當是訓而是行者夫何邇來士習未正聖經賢傳棄而不讀或流于禪學或溺于道教駸駸乎入于其中而不自知矣孰謂

聖明之世而有如是之畔經者哉爾諸生來遊太學其惟崇尚孔孟正脉以遠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緒斯無負于國家造士之意不然吾恐非聖無法其不得罪于名教者幾希矣嗚呼慎之哉

附錄文集卷之三十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門人胡正蒙編輯

賜進士出身南京戶部郎中門人李懿校正

贈戶部郎中陳子拙守東門序

賜進士出身太僕寺卿保善子太僕寺卿陳其美學士知制誥 經筵官 國史總裁瀛洲李時讓

嘉靖己丑冬陳君來自戶部郎中擢東昌知府瀕行進士馮君天植而下凡若干人相與餽餞之因祈予言以贈蓋君嘗分校禮闈諸進士皆君所取士也予惟天下生民之命懸於守令而國家之治亂因之皇上踐祚以來九年於茲子惠困窮每一

詔令之頒唯守令是急其責任重矣然其大要有二曰
養曰教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蓋匪養
則民悴匪教則民乖既悴而乖乘之以饑饉海內鮮
有不敝焉者是可不擇其人已乎予知陳君甚舊君
為諸生時予同年御史洪公邦正督畿內學政八府
之士必以君為稱首嘗出其試文正而則辯而不肆
予固知其為適治之器矣既而舉進士為戶部主事
為員外郎為郎中皆以聲績著聞歲戊子予以戶部
侍郎起復至京詢司屬於大司徒黃山鄒公乃稱曰
郎中陳某靖而其敏而不苟適治之良材也予又有

以驗夫向之所蘊焉夫學以基政政以施學君之體
用備矣則夫曰養曰教於東昌也何有雖然守令皆
近於民而守令之位尊則威易立近則勢易及以
易及之勢而施易立之威于是有生事以覲功殘民
以取名者此又今日為守令者之恒也以陳君之材
之行固所必無予不能已予言者蓋君與予有一日
之雅智之深則期之至期之至則其言有不容于不
容者亦安能也汝宗以為何如

附錄文辭

記

武城縣新建太守陳公生祠記

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兩京國子監祭酒前左春坊左諭德邑人王道撰

武城東昌屬邑也地勢卑下而衛河行乎其間每河漲輒被其害嘉靖庚寅秋大熟未獲水忽大至田禾漂沒室廬傾蕩民苦甚執耒知底定而秋稅之符又下四境嗷嗷以分溝壑矣于時今山東大方伯芹山先生陳公適知府事聞民之急親往拯之發廩勸分罷征已責生者散財死者給槥俾免於流離暴露之

附錄
厄民以稅告公曰我在其母恐廼

奏請捐郡帑白金凡四千八百兩有奇用代一邑允運之額

詔可之民賴以甦於是老穉婦子相率涕泣焚香籲天曰公活我我何以報公也越八年戊戌秋水再至患加於前時公已督視兩浙學政去郡久矣繼守寧州呂公顓因民之哀考按故實得請如公民又賴以甦復涕泣焚香籲天曰公再活我我何以報公也久之相與謀曰公之德在吾邑天下不盡知也感公之德在吾心吾之子孫不盡知也其惟生祠乎昭遠垂後

以永吾思其惟生祠乎值公已歷陝右憲長晉轄東藩迺佯貢士劉希契上白其意於公公堅不可衆弗但已也進告於邑侯丘君道明諭止之曰爾舉誠義也公意不欲柰何退又謀於卿大夫士卿大夫士善體公意者亦諭止之衆猶弗但已也復佯希契往白於嗣守當塗喻公智喻檄若曰昔惠者不祥師古者永世吾民之舉匪徒報德亦以示法也有司者其聽之於是闔境聞命忻然趨事相地於城西河水之孺築而崇之南向爲堂凡四楹中肖公像左右列廡各四楹以爲致齋滌牲之所前爲儀門又前爲碑亭碑

亭儀門之間轉而向西面河爲大門頽之曰東昌太守芹山陳公生祠經始於壬寅十二月癸巳次年四月巳酉告成事焉嗚呼天下之理感與應而已矣上之感也公且誠則下亦以公且誠應之公則其施也溥誠則其入也深故雖藏於田夫野老之心者愈于金石而更以天時人事之協者猶如旦暮斯固威有所不能效理有所不能格也昔在宋至和間西蜀弗靖張忠定公往撫之民賴以寧後遂留公畫像于佛寺以繫去思匪直公弗能禁雖其鄉先生蘇明允氏從容曉譬而終不能回也以古準今始有加焉感應

之妙至矣哉夫祠也者所以事神也生祠非古也然晉人祠樂公於社禮以義起者厥惟舊哉昔有朱法泰者曾爲海州旣去而吏民思之爲立生祠一日泰奏事忽醺然大醉上問之對曰臣素不飲此必州人饗臣爾覆視之果然由是觀之人神一理感應一機顧誠否何如耳昔者公也舉其愷悌父母之心施於有政初不計其感之何如也而民思之久而不忘如此自今瞻仰有象旂蠻有儀歲時伏臘相與拜禱于祠宇之下輸其潤輻再生之誠以效南山萬壽之祝精神所極醕閔潛通純嘏之福不止萃於公之身也

附錄二
公之子若孫亦必有陰食其報者矣一醉之應惡足
爲公道耶公名儒字汝宗錦衣衛官籍登嘉靖癸未
進士文章政績蔚爲時望而剛方廉節可屬大事不
啻爲張文定者他日勞著于國法施于民祀典昭然
當通之天下傳諸後世而此祠則所謂掘井得泉者
也蓋雖不專在是而實於是乎基焉斯民何其幸哉
祠之初建也愚不佞嘗以公意止之期不聽暨其成
也顧不見過而猥以記屬義叵得辭迺爲直述其事
如此蓋亦竊比于老泉云是役也諸材用之具皆民
所自辦不以煩於官庶董其成者爲耆老汪文皆若

而人相之者邑弟子員蘇琢也法得附書

嘉靖二十二年歲次癸卯秋八月朔日建

辭

東昌太守芹山陳公生祠祝文

南京國子監助教閩人陳露撰

嘉靖 年 月 日武城知縣 等謹以剛鬣柔

毛庶羞之儀拜獻于

東昌郡守芹山陳公生祠下而祝之曰於戲公其有
大造於武城矣乎武城屬在東昌當天下一之嚙喉爲
東藩之屏蔽地褊而賦繁民貧而財匱歲數稔民猶

未免於告病也况重以水旱之傷乎非有慈仁之守
委曲以全活之其不為溝中瘠者無幾矣自公之守
東昌也洪水方割適武城荐飢之日徵輸之檄方下
而境內嗷嗷民不聊生將轉而指南晦矣唯公發廩
薄征蠲責施舍至迺出郡帑以貸之凡所以撫字吾
民者靡不盡其心既而病者甦羸者起飢寒困苦者
蒙業而復安流離轉徙者還定而再輯民之保有今
日者皆公之賜於戲公其有大造於武城矣乎在禮
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公實蕪之矣祀
可以已乎夫祠所以寄思也生祠所以崇祝也感而

思之思而祝之可以觀民心矣某等叨宰屬邑景仰
休風心竊效焉而未嘗忘也唯茲春秋特修祀典蓋
公為吾民而造斯邑某等亦為吾民而祝公也尚其
監諸

懷思郡伯芹山陳公惠政請立生祠序引

武城通邑庠生蘇琢等謹啟

歷考諸古有功於世者立祠以彰其賢有德於民者
肖像以報其祀仰思

前太守芹山陳公仁慈大著惠恩公溥有大功德於
吾民者也崇報之典自不容已嘉靖庚寅之秋洪水

橫流一瞬而至禾稼將成而未登民舍漂衝十存一
二昏墊巢居哀聲振野陳公聞之大驚下臨敝邑駕
舟往觀懷山襄陵儼若江湖之狀公廼泣嘆曰小民
何至於此也小民何至於此也其溺亡者數百命有
司給葬其生存者開倉而賑恤之即歷述洪水之災
懇切具疏

一用捐府庫官銀四千八百餘兩代武城充軍之儲小
民幾死而復蘇者陳公莫大之惠而今胡忘也哉歷
歲歲及十年小民之瘡痍甫平大水之災害復至
漂禾淹廬津陲四境猶慘于前合邑人民秋成失

望思議逃亡凜乎其不可留也生等率邑民進訴于
前太守呂公欲干疏上代賦之章公約不平言斥請
生及見陳公往年奏允成案及代賦額數公始回顏
忻諾曰災相若也奏相似也援引奏請

上命亦允仍下照前事例出府庫官銀四千八百餘兩以
補充軍之需先後二奏皆賴我陳公活萬人之命有
再造之恩吾邑人民何忍忘之庠友劉希契等已具
劄于當道欲立生祠而未就生等倡眾亟欲成之於
今也爰請命于邑侯丘公熙然而喜曰昔召公善政
有甘棠之愛羊子存去思之碑召父杜母之謠仁政

治浹人心不死故也爾士民此舉乃崇愛碑謹之美
事何不可乎其急菑之鄉耆王文王實王柰馬達等
進而叩言曰民本布躬耕畝我陳公有軋父坤母
之恩小民蒙履載生成之福二年洪水兩䟽奏聞捐
府庫之銀貸小民之賦一萬餘兩彼時民免流移至
今家給人足懷恩思德仰谷無由雖沒產輸財以完
祠像吾士民忻然如趨父事也嗚呼是蓋不忘殊異
之恩欲效御環之報願竭篤純力盡涓涖此小民之
夙心耳生等伏望賢明丘父母大人擇勝地以恢其
基董工役以落其成肖像貌以伸其敬合邑之士夫
小民數百年之瞻仰如存數百年之香火不乏庶不
負陳公仁恤邑災兆民允殖曷勝感戴之至因是爲
呈序引云耳

嘉靖二十一年歲次壬寅孟秋吉



文

贈少司徒芹山先生告滿序

少司徒芹山先生者故嘗以彊學能文著名海內乃
令領度支筭緡錢給軍國之費昔所習矣乃先生固
能之先生旣得遷南京戶部時曾大司徒缺而先生
掌其事以爲古者稱効賦于京師命之曰漕輸以言
繩繩繼繼如水之流未有絕也於是移檄諸道令各
以歲賦入而責治粟之吏甚劇諸道得檄讀其文肅
然敬憚之旣半歲賦皆至如期惟恐後今南京倉廩
穀粟充溢露積于外御府諸藏皆滿稱富國焉皆先

生之勞所致也先生之言曰小人之道猶染也染于
 青則青染于黃則黃君子之道猶龍也上下風雲逐
 時而數變是故先生嘗柄文教矣士隨造即化嘗為
 奉常矣禮樂因而明嘗鍛羽而沉于末位未始以為
 戚也乃今矯異而列于大僚未始以為訢也於是縉
 紳大夫之徒咸翕然一口稱先生以為先生猶龍也
 既先生掌戶部一年餘會倭凶侵暴海郡橫甚當是
 時工部有洛陽孫先生者攝兵部事乃躬自選卒將
 發而御倭而按尺籍半虛見卒率疲弱不任干戈孫
 先生憤苦之乃以白芹山先生卒空糶太倉粟請圖
 之芹山先生方纖纖務節縮聞孫先生言乃遂上書
 曰臣聞養貓所以捕鼠而不捕之貓弗養焉畜犬所
 以吠盜而不吠之犬弗畜焉今南京官卒歲食太倉
 數百萬石之奉乃一旦有急能從軍者不滿十之三
 四其不能者故居其六七是居此六七中者固不捕
 之貓不吠之犬也焉用食乎臣願于其六七中汰其
 最甚者更募壯士以今省粟奉之此管子所謂開塞
 通變國以不乏者也臣嘗問倉曹粟所支僅僅可數
 年之需耳於其間又且有水旱之虞戎馬之警皆不
 領于常費臣切為憂焉夫

國家有萬年之圖臣願効萬年之慮要其道惟在罷冗
散之役絀浮淫之賞而已彼請益賦者朘民之肉索
山海者誨民之盜賣爵則名號濫贖罪則刑律弛臣
以爲非久遠計且害治故弗言先生書奏蓋四事其
他三事不具悉然皆其蠹財者疏下南京九卿及諸
司集議之時史楨不在議中久之史楨造先生謂曰
亦嘗有以秦越人之決疽聞于先生者乎夫秦越人
之決疽也不令疔人見刀七煦煦然以手拊其背卒
而一痛輒已之今先生言汰去蠹財者則決疽之類
也夫計未發而今蠹者知之則多懼計已發而今蠹

者備之則多沮故昔之豪傑柄事恒弄音務神甘蒙
好術之名而弗辭非甲甲也畏事有不立也先生然
余言嘆之先生之司屬若干人服先生教旣久頃之
謂楨曰今大司徒缺久而不補即若補必吾芹山公
也巳而調工部孫先生爲大司徒諸司即又謂楨曰
今吾芹山公且告滿滿必有遷償先生之勞楨應之
曰然夫官人者第稽其資議人者則程其能誠令官
人而肯采議人之口則安弗當焉又安有效鳳之嘒
軒鶴之喻也

嘉靖癸丑季冬望日

賜進士第掌南京翰林院事

太子諭德前國史修撰關中王維楨撰

南京戶部尚書孫應奎 照磨胡憲

郎中張景達 楊日贊 林松

莊朝賓 何孟倫 孫渭

傅卿 藍濟卿 黎遵訓

張禎 黃國卿 張謐

員外郎張文弼 胡慥 羅文蔚

張淵 張言 李一元

主事郭維藩 胡廷蘭 李慎

唐守勲 張蘊 周詔

陳瑞龍 周希哲 柯本

蒙大賚 何思贊 王三接

金九成 徐可久

慶少司徒芹山陳先生考績序

嘉靖丁酉衢被

命主試應天罪謫南行時芹山陳先生督學兩浙出示歲

考文優錄蓋多裁於先生之手筆衢讀之純正精確

時文中不失古意真翰林遺才也越六年先生存陟

山東左轄會鄉試錄進亦以文詞註誤謫遷宜君縣

幕豈務以正學言者動有所不利耶又十年衢爲祿
仕得南主客郎復移尚寶先生已官戶部右侍郎蓋
屈之也甚則伸之也大如神龍偶蟠於泥土一躍而
起冥冥焉窮乎玄間興雲雷作霖雨靈變莫測彼登
其門者尚翹望而不可企及况齷齪乎至是禮部司
務黃君啓初以先生視部篆會以是月二十九日適
當考績合同寅諸君子謁文慶焉先生天下士也雖
不有請衢猶將播之况重以請耶先生在戶侍二年
耳而得以考績

令甲京官職異品同得通計之付之吏部以

聞先生先卿太常一年卿亦三品也故合其數適三年諸

君子之慶之也宜也聞先生在大常日究心聲容肄
習樂舞生致孝享以格神祇著崇儉議以救世俗之
靡其攝南雍也先身教而後訓辭切切於明人倫正
經術士習爲之一變其攝南宮也精白一心敬共三
禮以建保邦國其任今職也總督糧儲兼宰部事處
繁猶簡爲難猶易官屬無慮數十靡不心服其精練
敏決其條陳時弊也務在於裁冗濫究侵欺憂深言
切慮遠說詳毋徂於包荒毋動於浮論

廟堂方議行之其功豈小補哉即是一疏足以

奏嘉績而况其多乎則夫褒封三代廕及其子先生豈
倖致之哉竊思今天下財賦公私告匱師旅饋餉莫
知紀極水旱饑饉連歲相仍有如先生忠誠體國大
計其治由是受知於

明天子擢之司徒俾之大行其志焉吾知其經濟籌畫當
有匪夷所思者豈非社稷得人之慶哉昔漢當海內
虛耗以趙過為大司農納杜延年之言急時務之要
修孝文之政樽節愛養與民休息卒之扶虛為實抑
耗成富先生才識不殊趙杜而得委任權力焉竒策
懋績將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已也衢言奚足以為重

嘉靖癸丑季冬之吉

賜進士及第奉政大夫南京尚寶司卿前翰林院侍講
國史編修司經局洗馬 經筵講官校正

歷朝寶訓實錄同修 會典宋史泰和歐陽衢拜書

南京禮部司務 黃啓初

儀制司郎中盛 唐 主事沈應魁

祠祭司郎中何良傳 主事陸光祖

主客司郎中王時槐

精膳司郎中吳 性

賀少司徒芹山陳公滿績奉

召改北曹序

附錄

世言文章之士鮮達於政或稱援經乘詮別形理纒纒爛然時於事實不能相應然亦有敏才曲智判擬不留或陳於上不能諭主敷於下民罔得其言與原弗草事守迷緒則辭烏可已也故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蓋自任政則文學為弁髦任文則政法為埃塽文者弗屑於政政者弗屑於文兩相末而君子之道不著於天下夫文言之華也政行之實也君子道立於已行之則政修言之則文著夫焉有二哉余白弱冠游京師聞芹山陳公言有文也逾二紀而始見公於留都則公由曹郎郡守方伯僕卿奉常為少司徒矣由曹郎郡守方伯僕卿奉常至少司徒則皆以政陟然考公所著則諸調濟興除恒以文章明所任蓋未嘗一職未有所建白而其所以諭諸

上明諸下罔不原法始極流失參亭時義咸可以信之於永久其在留都當歲計衰損諸列于

朝檄郡國讀之者蓋莫不聳然改聽

上然其言下率其令即有不盡行要諸後可按而舉也余每嘆公經制之優而又悅公之辭令克著其理然公自為曹郎即奉

簡命分校禮闈間嘗督學兩浙爲奉常則攝成均在司
徒則又攝宗伯往往履文章之司而公於其間又不
徒事其文必舉其政故今成均暨兩浙之士出門下
者咸能體公之教飭慎靖共以顯于時若公者豈非
有得於君子之道所謂行之則政修言之則文著者
與是歲春正月公三品秩滿旣書其績獻于
朝書未至而

天子召公入爲少司寇浙之縉紳方屬余爲滿績言聞公被
召則又欲余易之余弗能也或曰秩滿以司徒述其歷
履報績以政

之召以政也而及其文不亦遠乎曰所命於予者奚
由固公嘗督學之誼由公督學之誼則歷履可廢文
焉可不著邪聞諸昔人有於儒號該邃不能判度支
或爲地官內外利濟甚周學稱武庫漢廷奏讞疑事
必傳古議而引經斷獄迄今爲美談則公以有文而
政亦光以是賀公不爲遠矣

嘉靖三十三年歲在甲寅春王正月乙丑

賜進士第南京國子監司業前翰林院檢討同修國

史會典兼管 誥勅盱江王材撰

門生國子監祭酒茅瓚

南京禮科給事中祁清 提督南畿學校監察御史趙鏜

山東道監察御史金制 湖廣道監察御史陶奉學

吏部驗封司郎中金毅 刑部廣東司郎中邵漳

刑部江西司員外郎陸綸 刑部河南司員外郎羅椿

刑部廣東司主事金愛 刑部湖廣司主事何寬

工部營繕司主事許嶽 大理寺左評事錢嶧

贈少司徒芹山先生考績序

古蓋稱伊尹以天下重任已以彼所為于商炳然可

考而知也遷嘗由後世以觀名實之際未嘗不心概

焉乃今芹山先生陳公豈非所謂其者乎哉陳公於

遷禮所稱鄉先生者也始陳公由藩使已徙為奉常

卿至南中適遷守在考部稍稍進而請于公知其人

也陳公清毅忠純而又閑于國體色恂恂不少見他

技及投之政輒疑然身任之其思深其義激其氣不

回予竊謂陳公以彼其臨苟畀天下重當不以任易

也於是時時鄉往之無何陳公進少司徒總南中賦

且司其計初國家有疆場之後內外並細議者間衷

南中賦以去於是南中計亦以細聞當是時益賦之

令議者數持之公至瞿然而思感然而起泫泫然欲

泣霑衣也於是朝警而夕稽群議而內斷之乃手疏上

凡幾事其略曰臣竊見頃歲師徒存興水旱迭見國用既不給而民無所供臣竊憂之夫天下之勢若理危櫂而涉驚濤卽令拊循之吏接軫于郡邑臣猶懼民蒸蒸不能朝夕起也柰何重敝之夫敝民而賦者是舍患於疆場之外而掇之閭里之內者也此臣之所大恐也又曰臣聞法有不易而治者策世之要務也用有不益而舒者救弊之大權也是故法靡於下非法亡也責其實則行用叢于上非用竭也縮其費則足棄斯二者弗議臣不知計所出矣今夫民胥脂理以趣上供而有司不禁桀者府之去而又以責民

輸者且至庾困之奸漁獵四出輸一而費倍之此一患也庾則不經支則無藝羸兵冗卒聚食而不可繼此又一患也此二患者一在責實一在縮費譬之水決其壅而流不可禦也夫壅豈以不決爲病哉察其所必決而裁所得行此無他加之意而已疏上

天子惻然乃勅下有司使可其奏於是南中之計由部而舉之諸藩諸藩之賦悉以轄使走輸于部卽桀不得逋往有逋不得責民輸至庾困廩然不敢肆其諸聚食隸在他部者亦將由公而舉之而南中之計且津津稱治矣疏凡報南中人籍籍稱陳公大抵謂天下

重徵陳公誰與任者遷嘆曰彼伊尹者豈非所謂任者哉而說者乃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其若是而已此於天下重何以稱焉遷嘗指次其意天下至重一夫至輕任一夫者任天下古之任重之道也夫天下勢由一夫以觀蓋蒸蒸極矣棄而弗議猶然競用之豈其智與陳公異指哉夫故責實則都怨縮費則虞危乃自古而記之假令一夫之念不勝怨危此其所繇任雖欲不異陳公不可得已今年陳公爲少司徒三年滿當考於制不得赴闕下而以狀聞遷竊以爲

李明聖思得能任之臣與計其事久矣狀入則必思召見陳公遷固謂今日所畀公蓋公疇曩時以爲言者公既見將復惻然屬公而計之第且見天子左右有任天下重如南中者必陳公也

嘉靖甲寅歲人日

賜進士第奉議大夫南京光祿寺少卿德安何遷撰

南京刑部尚書顧應祥

南京工部尚書孫應奎

光祿寺卿錢邦彥 通政使司通政張鶚翼

湖廣道御史徐枋 禮部郎中何良傳

兵部郎中張情 刑部郎中顧允揚

刑部郎中潘仲驂 刑部郎中徐岱

工部郎中陳阜謨 工部郎中李昭祥

戶部員外郎徐材 戶部主事金九成

禮部主事沈應魁 刑部主事朱曰藩

刑部主事薛如淮 刑部主事張大韶

大理寺評事沈晃 都察院司務蔣春生

詹事府簿王世德 翰林院孔目何良俊

太常寺典簿顧履祥 光祿寺署正王言炳

光祿寺署丞吳邦模 鴻臚寺鳴贊秦濂

鴻臚寺鳴贊徐治

贈大司寇芹山先生榮任序

芹山先生以南京戶部侍郎膺

簡命入為刑部侍郎或以先生敷歷既久聲實不墜是宜

峻陟用司鼎鉉若侍郎之秩亦相埒爾豈

上意固有在乎余惟

國家稽古建官今之刑曹實古大司寇之職正法明辟

以聽獄訟掌三典詰四方邦禁攸司厥責既重而我

皇上御極統天仁覆海內以刑罰所施繫乎國脉故於司

憲之任尤加慎擇然則先生之入為刑侍非

上意所深屬耶夫訟獄之興彼此相角而情僞生焉得失相形而輕重判焉故必明以燭微而推鞠斯審仁以體物而處斷乃平昔者舜得臯陶之明而布其好生之德周得蘇公之敬而審其用罰之中茲固慎擇之效而先生之入理邦禁效可知矣蓋先生夙以博雅之學經緯之文揚鑿藝苑著望京畿既而督學兩浙斯固文物名區人才淵藪而先生敬以視身端以作則於是達材成德賢哲彙興藻鑑精詳識拔惟恪其間秉臺綱而憲正任旬宣而惠孚凡所歷履綽有徽猷邇若視符民部督賦留都深以冗食蠹國積弊傷

民乃抗疏力裁竟如所

請誠仁人之言其利甚博則益民裕國孰踰諸此而仁明之政先生素所優爲矣吾知執是以往則審情僞而不惑權輕重而不陂哀矜惻怛有以體

皇上有育物之德贊天地生物之心刑清法正民罔不懷而一氣感召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至治馨香亦於此乎基之則今慎擇之意顧不爲有光耶然竊聞之循資計階者事之常也錄勲超秩者數之異也先生司憲之效而至治克成焉則勲庸卓犖最績升聞由是異數荐加鼎鉉攸重而事之常者又奚足云也請以

是而釋或者之意先生其以爲然乎哉

賜進士資善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奉

勅叅贊機務前戶部尚書總督倉場督理

西苑農事兵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

撫半洲張經撰